

日历情结

小时候,每当临近新年,母亲总要赶一次集,买回一本新日历,在新年当天郑重地挂在墙上,仿佛买日历是迎接新年最重要的仪式之一。后来,随着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兴起,很多人便不再买日历了。可年过古稀的母亲对纸质日历的执念始终没变,前几天她翻看旧日历,又念叨让我带她去买本新的。

为了一本小小的日历耗费时间到市场去转悠,我觉得不值,就和母亲商量能不能在网上买一本。没想到母亲坚决不同意,别说网上,就连商场也不愿去。她说要在小摊上买,能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式和颜色,无奈,我只好带她到小城的自由市场去转转。

市场上大多是一些日常用品和烤地瓜、糖葫芦之类的小吃,我和母亲转了好一会儿,才在一个胡同口发现了卖日历的小摊。“稀罕啥样儿的,随便挑!”摊主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,她穿着花棉袄,一边招呼我们,一边在寒风里跺着脚。摊位不大,一张长条桌上摆着几十本花花绿绿的日历和台历。母亲翻翻这本,看看那本,封面要喜庆的,内容要实用的。我建议她买印有花鸟山水、里面还附一些烧菜方法的,母亲摇了摇头。最后她选中了封面印着两个红灯笼、写着“欢度新年”字样的大号日历,里面是标注着每天适宜或禁忌做什么的民俗宜忌。

挑好了日历,付了钱,母亲并没有离开的意思,站在风里和摊主唠起了家常。老人说,这小摊挣不了多少钱,现在没几个人买日历了,年轻人都看手机,孩子不让她干,可自己闲着没事儿,每天摆弄摆弄日历,让日子有点儿盼头。母亲连连点头,说再好的电子日历也赶不上这纸做的,这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日子,撕下一页,就少了一天,一年过完了再盼着下一年。

回到家里,母亲坐在沙发上,眼神里有怅惘,也有希望。她一边翻看着这本小小的日历,一边独自感慨:“日子咋这么不禁过呢,一晃自己都快80岁了,今年的日历眼看就要撕完了,明年愿大家小家都能好好的……”

听着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,我忽然理解了她的日历情结:她买的或许根本不是一本日历,每天看的也不是日历上的日期,而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,是对未来岁月的一份期许。

王芝

记忆深处的蓝棉袄

入冬后,我回到农村老家伺候90岁高龄的父亲,给父亲烧火做饭。

一天,父亲用颤颤巍巍的手,从柜子里倒腾出一件蓝棉袄对我说:“儿子,这是你妈临走时留给你的棉袄。天气冷了,你若不嫌弃,就穿上吧!”

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件已经褪了颜色的蓝棉袄,眼含热泪,往事仿佛就在眼前……



1980年冬天,我毅然参军报国。知道我体检合格后,当兵临行前几天,母亲步行15公里山路,到瓦房镇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块蓝布料,用自家地里种的新棉花,连夜给我缝制了一件蓝棉袄。

棉袄缝制好后,母亲让我穿上了试试,不大不小,正好合体。

母亲看着我,有点恋恋不舍地说:“儿子,以后当兵在外,一定要照顾好自己!”话刚说完,母亲就扭过头去。

那一刻,手握母亲给我做的棉袄,我心如刀绞。看着满眼担心的母亲,我便赶紧安慰,让她放心。

当兵在即,地方武装部给我发了一身军用棉袄棉裤。接兵的首长家访时,当得知母亲给我缝制了一件蓝棉袄后,告诉母亲部队都要统一着装。所以,母亲起早贪黑给

我精心缝制的蓝棉袄只能留在我家里。就这样,我带着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美好记忆,参军入伍。

到部队后,我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给我缝制的那件蓝棉袄。特别是到了寒冷的冬天,每当思念母亲时,就会想起母亲给我缝制蓝棉袄时的情景,心里总会感到温暖。

从那年冬天当兵算起,一晃儿已经过去整整45年,当年母亲缝制的蓝棉袄也一直被珍藏了45年。

手捧母亲留给我的蓝棉袄,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墙上母亲的照片,我泪流满面。

流金的岁月,总有一种温暖让我记忆犹新,就像这件蓝棉袄,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,却温暖了我的一生。

李连和

梦里炊烟

春节渐近,年味儿在街头巷尾漫开,心底的思念也越来越浓。马年的正月十二,是母亲离世三周年的日子,这三年,她从未走远,总在梦里与我重逢。

一天夜里,梦又不约而至。梦里,我站在了农村老家的土院门前。院墙根的积雪还未化尽,堂屋里却热气腾腾。父亲正蹲在灶膛边杀鸭子,母亲则在灶台前忙碌,大铁锅里蒸着花卷。出锅的花卷带着些许浸了鸭肉熏香的痕迹,馋得人直咽口水。我的儿子蹦蹦跳跳地绕着灶台转,扯着母亲的衣角喊奶奶,母亲笑着拍

掉他手上的灰,柔声催他去洗手。

餐桌上,炖得酥烂的鸭肉冒着热气,瓷碟里是拌了香油的鬼子姜咸菜,刚出锅的花卷烫手,砂锅里的鱼汤乳白醇厚。我的儿子黏在母亲的后颈窝,母亲扭头笑着,让他亲自己一下,说亲了就给买“贺儿”。父亲在一旁,变戏法似的拿出一辆遥控汽车,那是他早早就备好的,专等孙子回来。恍惚间,我猛然想起,如今我的儿子早已成家,再过几年,怕是也要添丁了。

晨光熹微时,梦里的场景还清晰如昨。母亲忙着炸小河鱼

“船丁儿”,又熬了鲜香的小河虾酱,念叨着给她的大孙子补钙。她还去菜园里砍了水灵的白菜和萝卜,仔细地码在我车的后备箱里,说城里的菜不如老家的有味儿。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,原来世间最暖的从来都是这烟火缭绕的亲情。

梦醒时分,天已大亮。于我而言,纵使是梦,也是与母亲重逢的珍贵时刻。若没了这些梦,我又该去哪里寻回那满堂的烟火与温情?

春节将至,老屋的炊烟还在梦里袅袅升起。

黄江

给母亲洗脚

一天,我看见母亲走路有些跛,急问原因,她说脚有些疼。我便脱了母亲的鞋袜查看,原来是脚底板长了几个鸡眼。我上街买来治鸡眼的贴膏,要给母亲洗脚。

我捧着母亲的脚,轻轻放进半盆微烫的水中。这是一双怎样的脚啊:脚背不再白皙,青筋凸现,显得瘦削,上面都是细密的褶皱;前后脚掌上层层叠叠压满了岁月操劳磨出的厚茧。

母亲不让我给她洗脚,她有点不好意思,怕我嫌脏。我按住母亲的脚,一下一下地把水撩上

脚背,濡湿脚的每一个部位,然后用手指甲一点点抠去母亲脚上泡胀了的死皮。我捧着母亲的脚慢慢地搓洗着,内心充满了敬重和疼爱。母亲的这双脚承受了多少人生坎坷和生活的艰辛啊!她身负重担,辛勤劳作,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,抚育我们长大成人。

打那以后,我定期给母亲洗脚,每次我都要把她的脚放在微烫的热水里浸泡10分钟,然后涂上香皂,用双手慢慢抓挠。母亲左脚大脚趾的趾甲上还长了瘰

子,如不泡软,修剪时会把脚趾弄痛或割破。洗完脚,我用毛巾轻轻擦干,再剪趾甲,磨平棱痕。这一切我做得既仔细又认真。此时,母亲总是笑咪咪地望着我,眼神里溢满了幸福。有时,她还会拉着我的手抚摸,这时我就会觉得自己又像一只未长大的小鸟,偎依在母亲的臂膀之下。

父母的养育之恩,做儿女的永远报答不了。所以,母亲在世的每一天,都是我为母亲尽孝的日子。

郁建民